



倾城王妃

下

情路多舛情毒深，倾世红颜意难根

满城烟火



著名作家、编剧满城烟火古言新经典
《失宠王妃》《废弃皇妃》姊妹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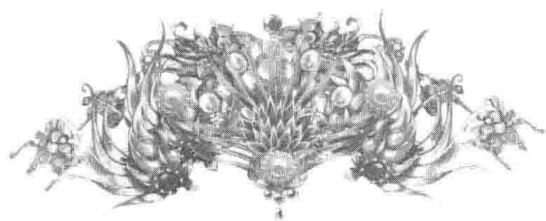
她是以命复仇的毒美人，他是心机暗藏的痴王爷 飞蛾扑火的绝爱之恋



中国文联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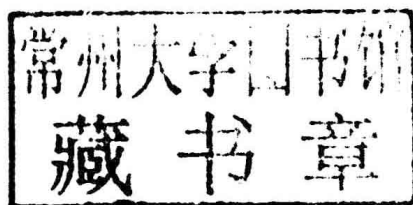
<http://www.cdpnet.cn>

7247.57
5191
2



倾城王妃

满成烟火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目录

倾城
王妃



第十八章

多方围捕终被囚

001

第十九章

身怀有孕险丧命

018

第二十章

耀武扬威他人子

036

第二十一章

王爷休妃惨小产

049

第二十二章

至死不渝幡然悟

064

第二十三章

素手染血保他安

081

第二十四章

寒潭葬礼局中局

097

第二十五章

爱恨纷乱皆心伤

115

第二十六章

以命复仇身世谜

128

目录

倾城
王妃



第二十七章	血养二草成全爱	146
第二十八章	石府迷情相思引	163
第二十九章	红颜为重天下换	176
第三十章	兄弟相残恩仇录	193
第三十一章	真心一片换绝情	207
第三十二章	归隐避世难割舍	223
第三十三章	风雨欲来鸿门宴	238
第三十四章	巅峰之战红颜泪	255

第十八章

多方围捕终被囚

孟灵曦只是与来人对视一眼，就认出那双含怒的眼睛，还有他的声音。

“你监视我？”她嫌恶地质问。

即使她一直提防着他，到底还是没能逃脱他的监视。

“是又怎么样？”萧然生撇唇，嘲讽一笑。

“放手吧！我们不可能。”她念在昔日的情分和翠儿的面子上，并不想揭穿他的身份，是以，并未直呼他的姓名。

“我也想放手，可是我做不到。”萧然生眼中寒光更胜，“今天，你必须跟我走。”

“孟姑娘，别再跟他废话，小九缠住他，你先离开，这里离渡口不远了。”小九低声交代一番，忽然从腰间抽出软剑，直刺萧然生。

“哼！”萧然生冷哼，“不自量力。”

孟灵曦看了一眼打在一起的两个人，不再犹豫，费力地扶起翠儿，举步艰难地准备离开。

这时，一个黑衣蒙面女人跃到了孟灵曦身后。

“姑娘，跟属下走。”

“你是谁？”孟灵曦心头一惊。

“属下的主子是秦侯爷。”黑衣女人恭敬地答，便想扶过翠儿，带她们离开。

“等等！你要带我去哪儿？”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她可没有笨到谁都相信。

“主子说，将姑娘交给乔安远，他很放心。”黑衣女人恭敬地回了句，看着打斗中的小九和萧然生，神色焦急。

“我凭什么信你？”孟灵曦提防地问。

黑衣女人立刻从怀中摸出一个香囊，递给孟灵曦。

孟灵曦一眼便认出，这是自己送给秦之轩的。

“你们主子呢？他为何不来？”孟灵曦不解，如若秦之轩真的这么关心她，为何她都要走了，他还不会出现？

“主子有事在身，暂时来不了。”黑衣女人又看了一眼打斗中的两个人，见小九快要抵挡不住，急忙道，“姑娘快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好。”孟灵曦将翠儿交给黑衣女人，三人刚要离开，就听到身后砰的一声。

待孟灵曦转头望去时，小九已经被打飞，撞在树干上，又重重地落下。

随即，萧然生飞身到小九近前，将剑抵在了小九的脖子上。

“孟灵曦，今日你若是敢走，我便要了他的命。”萧然生冷声威胁道。

他刚才和小九打斗，已经消耗了一半体力，现在又不知新来这个蒙面人的武功有多高，便不想靠武力硬碰硬地留住她。

“姑娘，快走！不要管属下。”小九声音无波地嘱咐一声，便准备咬破口中的毒囊自缢，却不想被萧然生早一步点了穴道：“想死？没那么容易。”

“你真卑鄙！”孟灵曦看着眼前的男人，一颗心寒得彻底。

“如果卑鄙能留下你，我会一直卑鄙下去。”萧然生红了一双眼，这些年他一直只能藏在背后看着她，他受够了。

孟灵曦知道，这个时候说再多，萧然生也听不进去了，索性不再浪费口舌。她看了一眼他剑下的小九，冷声道：“放了她，我跟你走。”

“呵……”萧然生嘲弄地笑，“你还是这么心软。”

可是，为何偏偏对他那么残忍？

孟灵曦刚欲迈步走向萧然生，就被身旁的黑衣女人拉住了胳膊：“姑娘，你不能答应他。”

“回去告诉你们主子，以后我的事，他无须再管。”既然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便该断得彻彻底底。

“不行！姑娘，属下答应过主子，今夜一定要将您平安送走。”黑衣女人扣住她的手腕，不肯让她走过去。

“放手！你没看到那是一条人命吗？”孟灵曦厉声道。

“对不住了，姑娘。”黑衣女人松开她的手腕，却迅速点向她的穴道。

“你……”孟灵曦刚要开口，哑穴也立刻被点了上。

萧然生见状，也顾不上小九，连忙追上来，想要拦下黑衣女人。

黑衣女人见他的武功在自己之上，知道自己若是带着孟灵曦和翠儿两个人一起离开，断然不可能。

于是，她提起翠儿，对着萧然生便扔了过去，想要抵挡住他的脚步，却不想他接也没接翠儿，直接一掌将飞过来的翠儿打飞到另一个方向。

孟灵曦惊恐地看着他的动作，他怎么可以如此绝情？

翠儿的身子飞出老远，撞在一棵树上，才落了下来。

“噗……”

一口鲜血从她口中吐出，她这才从昏迷中迷迷糊糊地醒来。

“小姐……”她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视线模糊地看向不远处的孟灵曦，低低地唤。

孟灵曦口不能言，身不能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任由痛苦的泪水顺着眼角成串地滑落，心头钝痛不已。

是她的错，若不是她招惹了萧然生，又怎么会酿成今天的悲剧？

只是，心头再痛，泪水流得再多，翠儿的身影也只能越来越远……

萧然生虽然因为与小九打斗体力消耗了大半，还是越来越拉近与黑衣女人之间的距离。

就在萧然生即将追上她们的时候，空中又跳出一个人，拦住他的去路。

来人一身白衣，脸蒙面纱：“尊主，冥主让您现在回去见她。”

“本尊知道了。”他应了一声，便想绕过白衣使者，去追渐行渐远的黑衣女人。

“尊主，冥主有令，让尊主立刻回去，不得耽误。”白衣女人伸出手臂拦住他，不准他离去。

“她是不是知道什么了？”萧然生目光阴寒地看着她，浑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属下不知，尊主回去便知道了。”白衣使者并不打算多言，让出一条路，让他自己选择。

“好，本尊现在就跟你回去。”萧然生攥紧双拳，不甘地看了一眼孟灵曦离开的方向，终究没有再追，跟着白衣使者离开了。

这边，黑衣女人一路几乎再无阻碍地带着孟灵曦起起落落，很快便来到渡口，而乔安远就站在渡口唯一一艘小船上。

黑衣女人看了一眼小船，瞳孔微缩。

“乔公子，孟姑娘交给你了。”黑衣女人这才点开孟灵曦的穴道，“属下告辞。”

她只负责将孟灵曦交给乔安远，其他的她一概不会多管。

一个飞身，黑衣女人已经消失在夜幕里。

“安远，去救翠儿，快去救翠儿。”孟灵曦抓住乔安远的胳膊，急切地道。

“你求他，倒不如求本王。”船舱的帘子一掀，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出来。

“安远，这是怎么回事？”孟灵曦松开攥着乔安远胳膊的手，后退

一步。

下一瞬，她便从这个“安远”的眼中看出了不对劲：“你不是安远。”安远看她的眼神总是柔柔的，何曾这般冰冷没有感情？

“不错！你倒是很肯定啊！”萧白逸冷凝着她，冷嘲热讽的话中带着一股浓浓的酸味。

“萧白逸，你把安远怎么样了？”孟灵曦已经不想再追究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反正他神通广大，能做到这点也不奇怪。她现在只想知道，安远是不是落入了他的魔掌。

“本王见他身子骨不错，便在府中给他安排了个差事，以后也方便你见他。”萧白逸冷冷地回。

“萧白逸，到底是为什么？”孟灵曦冷下脸，质问道。

“你是本王的王妃，就该老老实实在王府中。”他霸道地回。

“呵……”她简直像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嗤笑道，“萧白逸，你何时把我当你的王妃了？”

他眼神一滞，上前一步扣住她的手腕：“跟本王回去。”

“你妄想！”孟灵曦甩开他的手，眼睛看向湖水，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萧白逸注意到她的眼神，旋即狠声道：“孟灵曦，你若是敢寻死，本王一定让那对兄妹给你陪葬。”

话落，他便强行揽住她的腰，跳上了岸。

啪——

她脚下还没有站稳，就抬手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他没有言语，脸色阴沉，忽然扛起她，便往前走去。

“喂！你放我下来。”她一边捶打他的背，一边吼叫。

他好似没有感觉一般任她打，扛着她径自往前走，直到进了林子，来到马车前，才没好气地将她扔进马车。

她旋即爬起，与他怒目相视。

“不是要去救翠儿吗？”萧白逸迈上马车，冷声提醒。

她的气一瞬间泄去，立刻安静下来，不再吵闹。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翠儿的命重要。

马车很快又回到她遇劫的树林，已经昏迷的翠儿正孤零零地躺在地上。

“翠儿！”孟灵曦惊呼，便要下车，却被萧白逸一把拉住，只听他冷声吩咐道：“凌峰，你带着那丫头。”

“是，主子。”凌峰领命，从地上抱起翠儿，便飞身消失在林子中。

马车再次动了起来，却不是回城的路。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孟灵曦看着窗外熟悉的路线，有些不敢相信地

问道。

“到了你就知道了。”萧白逸闭上眼，靠在车板上，满脸疲惫。

“我不想去。”她语气异常坚定。

如果她没有猜错的话，这条路便是上青鸾山的必经之路，而她是真的不想再上青鸾山了。

那里有她此生最幸福的五天，却也是她彻底心碎的地方。

如果可以，她真希望在那里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

“以后你便住在山上。”他知道她在府中是讨不到好日子过了，索性趁着这次，就不要让她回去。

“萧白逸，这算什么？金屋藏娇吗？”她闻言冷笑。

他眉角跳动下，却仍是沉默着，一句话未说。

她咬紧牙关，掀开车帘，便准备跳下去。

她不能再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不想再见到他，要不然她已经死去的心，怕是又要被勾起仇恨的种子了。

“曦儿。”他猛地睁开眼，一把拉住她，将她扯入自己怀中，语气颓败，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硬朗，“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她好似听到了什么笑话一般，嘴角嘲讽的笑意越扯越大。到最后，她居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她别闹了？她闹了什么？

他就那样不明不白地弃了她，她不是也没闹，乖乖一个人离开了吗？

她还要做到何种地步，才能让他满意？

啪——

她抬手，便又是一巴掌，重重地落在他的脸上。

他仍是没有躲避，硬生生接下这一巴掌，甚至连眉头都不曾皱一下。

“为何不躲？这算什么？想要赎罪吗？”她自然清楚，他若是想躲必然能躲开，除非他有心不躲。

他以为他欠她的情，就这两巴掌便能还了？

他眉心轻皱，仍是不语。

“萧白逸，我告诉你，就算现在再给你几巴掌，也抵消不了你曾经的无情。”孟灵曦见他无语，只当他是默认，便更怒了几分。

“萧白逸，你说话啊！”她痛苦地看着他，“你为何要招惹我？不爱我，为何要招惹我？”

说好了要坚强，却在提到“爱”字后，所有的隐忍瞬间崩塌。

这是她的致命伤，这些日子以来，被她狠狠地压在心底，不去想，也不敢碰，只能当不存在，当一切是一场梦。

可是，存在的终究存在，就算以为它暂时消失，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懦弱表现。

“曦儿，对不起……”他收紧抱着她的胳膊，却只觉得无力。

“对不起？”她忽然间安静下来，表情一瞬间凝住。

“你在承认那些事实吗？”孟灵曦这时才发现，原来在她的内心深处，竟一直没有接受那些事实，竟一直希冀着一切不过是一场误会。而他，依旧是那个会每夜抱着她在山顶看星星，会纡尊降贵地为她端洗脚水的好男人。

如今，他一句“对不起”直接便打破了她所有的希冀和幻想。

他神情一怔，迟疑了半晌，终是没有开口。

“我恨你！萧白逸。”她失望地看着他，双眸涌出绝望的泪水。

“这么恨本王？”他的眸子深不见底，揽着她的手猛然松开，从自己的靴子里抽出一把匕首，再扯过她的手，将匕首放入她手中。

她的手下意识一缩，他却不肯放过她，强硬地将匕首塞入她手中。

“既然这么恨本王，本王现在就把命给你。”他扣住她的手腕，拉向自己的胸口处，锋利的匕首尖直接对准那处曾被她扎伤的地方。

她的手忍不住颤抖起来，渐渐失去力量，甚至连匕首都抓不住了。

他一双幽深的眸直直地盯着她，看也不看抵在胸口上的匕首。

如果真能死在她手上，他觉得未尝不是一个好结局。

他攥住她颤抖的手，不许她回避。

她的呼吸开始不稳，无论心里再恨再怨，她终是不忍下手。

就在两人对峙，一时间气氛陷入僵持的时候，马车忽然一颠，她的身子惯性向前冲去。只听噗的一声闷响，匕首的尖端便没入了他的胸口，血珠顺着匕首渗出，触目惊心。

“我……我不是故意的……”她惊慌失措地松开匕首，眼中有泪光打转。

“你听好，本王只给你一次杀本王的机会，若是你把握不住，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他握住她的手腕，不让她的手离开，让她一次仔仔细细地想清楚。

若他今日不死，他定要将她囚在身边，再也不会放手。

“萧白逸，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她悲痛地看着他，质问道。

他明知她不忍杀他，他怎么可以这般残忍地逼迫她？

“本王是残忍，但是对你残忍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对自己残忍？”他的眼神纠结且纷乱。他这一生还是第一次将自己的命交到别人手中。

她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之前的激动，此刻已经沉淀再沉淀，化作心

头的沉重。

杀他，她早就知道做不到，又不是今日才知道。

“我不会杀你，死对一个满身罪孽的人来说，永远不是最重的惩罚。”她松开匕首，眼中已是一片清明。

他眉角抽动了下，忽然大笑起来。

“哈哈，孟灵曦，你真是比本王还残忍。”

“你背信弃义后，我从没有想过要如何惩罚或是报复你，我只想要离开，从此不再跟你有任何瓜葛。是你非要留下我，是以，你没有资格说我残忍，一切都是你自找的。”她微一用力，将手腕从他的大掌中抽出，眼帘微抬，眼中净是挑衅。

“你说得对，本王不过是自找的。”他点点头，点住穴道，一咬牙，将胸口的匕首拔了出来。

她别开脸，撩开一侧的窗帘，假装漠不关心，心里却忍不住探究他的伤势。

“呃……”身后传来一声吃痛的闷哼，她的心便跟着掀起，却不肯回头看一眼。

“嘶……”他又发出一声示弱的痛呼，期待地看着她的背影。

见她的背影一颤，他眼中随即晕出了喜悦。

“呃……匕首……好像有毒……”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大有重伤难忍的架势。

“有毒？怎么会？那可是你给我的匕首。”她慌乱地转身，扯开他捂着伤口的大掌，细细地看着伤口处流出的血，“中毒的血不是应该发黑吗？”

她蹙眉，太过于专心地研究他的伤口，丝毫没有注意到头顶上那得意地弯起的嘴角。

她又连忙抽出丝帕按在他的伤口上，这才抬头看向他：“我们快点回去找魂媚儿，不要上青鸾山了。”

他连忙收住嘴角的笑意，将脸皱成一团，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

“不用了，本王还能挺住，我们先上青鸾山。”他用没有血的大掌扯过她，揽入怀中。

“可是，你的伤？”她见他表情痛苦，也忘了记恨，本能地担心他到底中了什么毒。只是，这男人的嘴角怎么好像抽筋似的一抽一抽的。

“你的嘴怎么了？”她眉心紧皱，疑惑地问道。

“嘴？怎么了？没事啊！”他抬手抹了抹嘴角，想要压抑嘴角极度想要弯起的冲动。

“别……”她刚要提醒他，却已经来不及，他已经将自己的嘴角抹上了

花猫的胡子。

“呵……呵呵……”她第一次看到这样全无形象的他，忍不住失笑出声。

“你笑什么？”他被她笑得云里雾里，绷着脸，有些尴尬地问道。

“呵呵……萧花猫……”她指着他花了的俊脸，憋不住地笑道。

他一怔，转过手心，看到自己手心上花了的血迹，才明白过来她口中的“萧花猫”是什么意思。

“好啊！你居然敢笑本王。”他狠狠瞪她一眼，伸手迅速在她的脸上反复揉搓，她白皙的脸蛋顿时花了。

“啊……萧白逸……不要……”她气得哇哇大叫，无奈自己的力气不够大，只能任人宰割。

“萧孟母花猫。”他绕口地念叨一句，用食指点了点她的鼻尖，满眼疼惜。

“萧孟母花猫？”她一时间没理解过来，有些不解地反问。

“女人，你还能再笨点不？难道你嫁了人不需要冠夫姓吗？”他捏了捏她的小鼻子，原本幽深的眸子此时已经被幸福的笑意填得满满的。

一切美好来得那般自然，好似他们之间从来不曾有过任何伤痛，本该这样一直幸福下去。只是，欢声笑语过后，待一切再次恢复平静，心头的伤痕便会浮现……

冠夫姓？她还需要吗？

她嘴角的弧度一瞬间僵住，之前眼中轻松的神色渐渐被落寞覆盖。

“曦儿。”他紧了紧抱着她的手臂，声音里是极力掩饰的急切和紧张，“答应本王，这次回青鸾山，就在山上等本王回去接你。”

她苦涩地笑：“上次，你也说让我等你回去接我。”

此刻靠在他的怀中，她有种周身被冰冷包围的感觉。

“曦儿，本王不求你现在原谅本王，只希望你可以好好地待在青鸾山上，别再受任何伤害。”他轻叹，声音里有着万般无奈，她却只听出了讽刺。

希望她别再受伤害？那她被幕秋水伤害的时候，他为何对她不闻不问？

她将唇贴在他的耳边，压抑的声音里净是阴冷：“萧白逸，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说辞、这样的语气，都让我觉得很恶心。”

“孟灵曦！”他从牙缝中逼出她的名字，一把将她扯出自己的怀抱，颤声质问道，“孟灵曦，本王真的这么让你觉得恶心吗？”

“对！恶心至极。”她微微错开他的视线，出口的话显然有些底气

不足。

他涩然一笑，竟再也说不出反驳的话。他情愿听她说恨他，也不希望她说恶心……

至此，马车里彻底陷入了沉静。

她成功地伤了他，却觉得自己的心口狠狠地痛着。

城外密林深处，白衣女子扒开攀附在岩壁上的藤蔓，露出窄小的洞口。

萧然生弯身走了进去，轻车熟路地穿过黑漆漆的隧道，大约走了一刻钟，窄矮的隧道尽头，竟别有洞天。

入眼处是宽敞的洞府，打磨光滑的石壁四周挂着油灯，将洞内照得犹如白昼。洞顶用白绸扎出雅致的花顶，却也越显清冷。

背对萧然生而立的莫千秋，将冒着热气的茶杯送到嘴边轻啜，仿佛对身后的脚步声毫无察觉。

萧然生一躬身，恭敬地道：“师父急召徒儿回来何事？”

莫千秋眼神一戾，手上微一用力，她手里的茶杯便被捏得粉碎。

萧然生神色一震，将头垂得更低。

“你还知道我是你师父？”莫千秋蓦地转过身，瞪向他，“我还以为你要为了一个女人欺师灭祖了。”

她一张脸如白纸，唇瓣却抹得艳红艳红的，黑色的细眉上挑，细长的眼睛里净是杀气。

萧然生低头看着地面，恭敬地道：“徒儿不敢。师父交代的命令，徒儿向来尽心尽力。”

莫千秋闻言，更怒了几分：“你是想提醒为师，你还带回来半株紫幽草吗？”

“徒儿不敢。”萧然生缓缓抬起头，看向她的眼睛里多了一抹倔强，“徒儿一定会尽快找出培育幽冥二草的办法。只希望师父不要再插手王府的事。”

他并不怕她，因为即便惩罚再重，她到底是将他养大的人，亦从未对他下死手。只是他不懂，为何不管他怎么做都不能让她满意？

莫千秋冷冷一笑，也不解释。

“若是你再不能完成任务，我会让其他人负责此事。你很清楚，王府里并非只有你一人。届时你的曦儿是生是死，我可保证不了。”

“徒儿定不会让师父失望。”萧然生咬牙回道。

莫千秋与他对视一眼，对他摆摆手。他欠了欠身，从另一条通往城里的密道离开。

下半夜的时候，萧白逸的马车才在青鸾山停了下来。

不久前还充满了欢声笑语的两间茅屋依旧矗立在那里，却不知为什么，此刻看起来这般清冷。

萧白逸撩开帘子，对坐着不动的孟灵曦道：“下车吧。到了。”

她犹豫一下，还是站起身，走了出去。

她若是不肯下车，就他那脾气扯也要将她扯下去，她又何必自讨没趣？

她一走到马车的门口，他便揽住她的腰，直接跳了下去。

一落地，她立即挣脱他的怀抱，看着没有点灯的两间茅屋，急切地问他：“萧白逸，翠儿呢？你不是说带上她吗？”

“凌峰会带她回王府，魂媚儿在府中。”他简略地回道。

“什么？你怎么可以将翠儿一个人留在府中？”她旋即转身，便要爬上马车，“立刻送我回府。”

他扯住她的胳膊：“回王府做什么？你不是千辛万苦，动用了那么多人力才逃出来的吗？”

一提到她出逃的事情，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若不是她在王府中真的吃了太多苦，他还不能插手，他怎么会这么轻易就原谅这个女人的出逃？

纵使他有千错万错，他也是她的相公，她就这样跟乔安远那个男人走了，算什么？私奔吗？

还有杨辰风，口口声声跟他称兄道弟，最后竟帮着孟灵曦离开。这笔账，他一定会慢慢跟他算。

“不可以让翠儿一个人留在府中，你的女人都太可怕了。”孟灵曦不再挣扎，急切地道明原因。

而她刻意隐藏了她最怕的原因，那就是萧然生。

“本王会派人守着她，不会让人伤害她，等她的伤养好了，本王就让她上山伺候你。”就因为现在幕秋水变得太可怕，他才不能让她回去。

从乔安远卖掉品香楼后，他就一直派人监视着他，怕她有什么异动。

果真，她决定离开王府，离开他。

他知道后，一直不动声色，就是为了给她机会逃走，好劫到她，将她送上青鸾山。

这样一来，她安全了，幕秋水也不会怀疑是他将她藏了起来。

好不容易得来的两全其美之法，他怎么都不会让她为了个丫鬟再去破坏。

而他将翠儿和乔安远扣留在府中，也是为了提防她再和杨辰风出逃。

“你派人守着她？”孟灵曦好似听到了笑话一般，嘲讽道，“你管得了你的女人吗？”

“你……”他捏着她的胳膊的大掌不可自抑地用力，“不要总是试图激怒本王。”

他总是对她温和，不是因为他没有脾气，而是他不忍伤她。但他终究是只容易暴怒的老虎。

“萧白逸，没有人想要激怒你，我说的不过是事实，你的后院已经火光满天，你却不自知。”孟灵曦轻蔑地嘲讽道。

“曦儿，本王以后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但现在你必须听本王的，留在山上。”他向来不喜说没有兑现的话。

“以后……”她苦笑，呢喃一遍这个遥遥无期的词，忽然道，“我不要什么以后，我只要翠儿。萧白逸，我给你两个选择，派人送翠儿上山，或是让我回王府照顾她。”

“不行，哪个本王都不能答应你。”他想也不想，便厉声拒绝。

这个时候将翠儿从王府中接出来，一定会让人生疑。

若是因此让人知道了孟灵曦的所在，只会再令她陷入险境，他绝不允许。

“你若是硬将我囚在青鸾山，那你能得到的只是一具尸体。”她倔强地看着他，眼中是愤愤难平的怒火。

“别威胁本王。你该知道，本王一向不会受任何人威胁。”他语气阴森，大掌扣上她的下巴，手指微微用力，“你听好，你若是死了，本王就让乔安远和翠儿给你陪葬。”

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被人威胁，她却在他一心为她好的时候，偏偏要踩上他的底线，他怎能不怒？

如果眼前威胁他的人不是她，他早就一掌拍下去了，哪里还会做这种无谓的提醒？

“你……你真无耻。”她自是看懂了他眼中的认真代表什么，自然不敢再逞强，拿乔家兄妹的命去赌。

“本王怎么无耻了？威胁这一招，还不是跟娘子学的？”他满意地松开她的下巴，眼中闪过一抹奸计得逞的得意光芒。

“谁是你的娘子？”她不屑地道。

“除了本王的正妃，还有谁有资格？”他脸色转晴，揽过她的肩膀便往已经点上蜡烛的茅屋内走去。

“我高攀不起。”她一边挣扎，一边没好气地回道。

“放心，不用你攀，本王自降身价来迁就你。”他伸手掐了掐她的脸

蛋，调笑道。

而此时，他心里最想说的话是她还活着，还能这样活蹦乱跳地跟他斗气真好。

看到这样的她，他真的觉得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

进了屋，他将她按坐在床上。

“今夜太晚了，就不去看星星了。”他没头没脑地扔下一句话，转身出了卧室。

等了好一会儿，也没见他回来，她心里不免有些失望。看来，这个男人已经下山去陪他的那些莺莺燕燕了。

她站起身，踱出茅屋，刚想去山顶看看，便听到厨房中传来柴火相互摩擦的声音。

她不解地转头看去，便见那个高傲得不可一世的男人正蹲着身子，往炉灶里送柴火。她微微拧眉，心头颤了颤。

他并未留意到她出来，犹自起身，揭开锅盖，从里边舀出一瓢热水倒入已经装好了凉水的木盆中，用手试了试温度，才端起木盆，走了出来。

一见她站在门口，他愣了下，随即温声道：“回屋洗洗，早点休息。”

他的举动又勾起了曾经在这青鸾山上的幸福记忆，她愣住，鼻子泛酸。随即，又从梦中清醒，冷淡地回道：“不用了，你没有必要为我做这些。”

他难道不知，她最怕的便是勾起曾经的记忆？

那五日的幸福像毒药一般，吞噬她的心，让她痛不欲生。

他听她的声音突然变冷，多少还是能猜到她心中所想。

他也不再言语，直接大步走过来，一手端盆，一手拉着她的手腕，向茅屋内走去。

她往回缩了下手腕，见挣不开，也就没有继续挣扎，因为再挣扎也是无谓的。

进了卧室，他才松开她的手，将水盆放好，拿过一条布巾，仔仔细细地浸湿，拧干后，走向她，想要给她擦脸。

“不用了，我自己来。”她躲开他伸过来的手，蹙眉道。

“好。”他也不强求，看着她自己擦完脸，接过毛巾，走向水盆边，再浸湿、拧干，擦干净了自己的花猫脸，才端着水盆走出去，全程竟一句话都没有说。

她看着他的一系列举动，他这会儿就像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下人，干着自己该干的事，不需要任何人理睬。

没过多久，他又端了一盆热水回来，放在床边，惜字如金地吐出两个

字：“洗脚。”

她这下彻底无语了，这是唱的哪一出？

虽说之前他也给她洗过脚，但那时候的气氛和现在怎么比？

不久前，这个男人还对她无情无义到了极点，此刻却又闷不作声地让昔日再现。

这算什么？他又当她是什么？

即使心里百转千回，她表面上却还是没有反抗的意思。

反正她睡前怎么都要洗脚，何必执着不用他的水，非要自己去挨累解决。

于是，她配合地脱下鞋子、袜子，将脚放入温热适中的水中。

这时，余光扫到他的动作。

“喂！萧白逸，你脱鞋袜做什么？”她大概已经猜到他想做什么。

他没有回答，在床边坐下，脱下袜子，便将双脚放入了水盆中，覆在她的玉足之上。

“萧白逸，你……”她忽然觉得跟这个男人说再多也没用，便想抽出自己的脚，却被他的双脚踩住，怎么都抽不出。

“娘子，别闹了，为夫帮你洗脚。”他无赖地将她揽入怀中，双足开始在她白皙的玉足上一下一下地搓着。

她趁机想抽出自己的脚，反应哪里有他快？一下又被他踩了回来，弄得水花四溅。

“萧白逸，你不要太过分。”她恼羞成怒地吼他。

他也不恼，在她的脸侧落下一个吻，脾气前所未有的好。

“娘子若是不喜欢为夫为你洗脚，那就由娘子为为夫洗，可好？”

“好，你别后悔。”她咬牙切齿地应，脸上明显写着“我要报仇”四个字。

“娘子请便。”他又紧了紧抱着她的手臂，嘴角不可自抑地弯起，眼底竟泛起前所未有的幸福神采。

她看着这样的他，微蹙眉心，心中有种压制不住的情绪在升腾。

“娘子，为夫知道自己长得很是俊朗，但是被娘子这般看着，为夫也会羞的。”萧白逸嘴角的笑意更胜，拿腔作调地调侃道。

“谁看你了，我是在想事情。”孟灵曦心虚地低下头，怒瞪他的双脚，心里已经生成了报复计划。

“娘子要给相公洗脚了，相公可千万不要躲啊！”她坏坏一笑，从牙缝中狠狠地逼出一句话，抬起自己的一只脚狠狠地向他的脚面踩了下去。

啪——